

法治啟蒙的燃燈者 ——百歲長者張遵修先生的法律人生*

盧曉航**

百歲老人張遵修先生是清華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1948屆本科畢業生，少時曾希望學習工業報國，後在政治局勢轉變下決定轉向政治學，立志政治救國。她身具外文系與政治系的雙重知識背景，早年曾從事新聞工作，後來從事《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的編輯工作。作為《法學》卷的責任編輯，張先生是編纂工作的重要負責人之一，見證並深度參與了這一當代中國法治啟蒙重要作品的誕生，可謂是法治啟蒙的重要推手。

關鍵詞：張遵修、清華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法治啟蒙

* 本文為清華大學「學科院系部門發展史編纂工程」項目（編號 100020002）的階段性成果。在老清華法學院學生畢業論文的整理工作中，導師陳新宇教授與筆者意外發現了張遵修先生 1948 年的畢業論文原稿。藉著將論文複製件送予張先生的機會，我們有幸與張先生進行了一場深度訪談。儘管已近期頤之年，張先生依然思維敏捷，神情曠放，從她的講述中可一窺其不平凡的人生與時代，尤其是其深度參與對當代中國法治啟蒙具有重要意義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的編纂事業。本文即是在訪談的基礎上寫作而成。諸位匿名評審專家對本文提出了中肯細緻的改進意見，在此謹表誠摯的謝意。

** 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一、立志少時

張遵修籍貫河北南皮，1924年出生於天津，後成長於北平。其曾祖父張之灃與清末名臣張之洞（1837-1909）是同胞，在兄弟六人中居長。張遵修長於工學氛圍濃厚的家庭，其父張厚璜積極投身於洋務運動，自學工業技術，後任職於北平盧溝橋永定河河務局；舅父曾留學法國學習電機；堂兄亦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家學的熏染下，「工業救國」自然而然地成為童年張遵修的志向。張遵修回憶，「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七歲的她已經懂事，為國土的淪陷而憤慨異常，她認為惟有追隨親長們的腳步，通過工業使國家強大，才能免於被侵略欺侮的命運。

然而這一理想在六年後遭到了破滅。張遵修 13 歲時，「七七事變」爆發，北平旋即淪陷。張先生的父親張厚璜不願在日本人統治下繼續擔任公職，放棄工作隱居在家，舅父與堂兄亦先後作出同樣的決定，堂兄的生活甚至一度陷入貧困。目睹親人的遭遇，張先生意識到，缺乏穩定的政治環境，「工業救國」只能淪為空談。「學工不行，政治不行、國家不行，就都沒用。」

日軍進駐師大女附中，初二年級的張遵修不願回校、在日軍的監管下繼續讀書，因此休學在家。1940年，張遵修以同等學歷考入貝滿女中。¹作為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創辦的基督教女學，張先生在貝滿女中度過了一段較為自由的時光；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一次英文演講比賽中，面對「節約儲蓄」的主題要求，張先生從節約時間、儲蓄能力、報效祖國的角度切入，當時在場的日本教官給了她末位的成績。張先生出於對日本教官進駐學校的憤怒，將書包擲向教室對面的牆角。事後，張先生的班主任任大林寬慰鼓勵她：「你有主見，有思想，好！但愛國不是發脾氣，要忍辱負重，準備將來復興國家。」²

1 據張遵修回憶，1942年太平洋事變爆發，貝滿女中改為女十二中，與此同時日本教官進駐學校。

2 據張遵修回憶，由於當時的偽教育局長敬佩貝滿校長管葉羽的為人，派遣駐校的

小學所誦讀的孫中山（1866-1925）「政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就是政治」的警言，³初中所見父親困守家中的窘迫，以及貝滿女中班主任的勸告，這一幕幕使得張遵修「學政治以救國」的志向愈發堅定。1943年，張先生從貝滿女中畢業。父母年歲漸長，膝下只有張先生與長姊兩個女兒，長姊已赴南遷重慶的復旦大學攻讀土木系，張先生無法拋下父母報讀西南聯合大學，因此退而求其次，考取北平大學。在專業選擇上，張先生秉持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觀念，報考了外文系。張先生的初衷並非學習外國文學，而是掌握語言工具，為將來從事學術打好基礎。在外文系，張先生的英文等外文能力又得到了提升；而日後在清華的學習經歷，驗證了這一選擇的正確性。

1945年，抗戰勝利，西南聯大也回遷在即。作為過渡，張遵修入學北平臨時大學。在漫長的等待與準備之後，張先生終於迎來可以自由選擇政治學作為志業的節點，她毫不猶豫地申請轉入臨時大學政治系。由於文、法學院課表多有重合，張先生不必從一年級重新修習，而是從外文系三年級轉入政治學系二年級。轉系前夕，好友奉勸她謹慎轉讀政治，還是繼續學習外文為妥，張遵修回憶起舊事，慨然一笑，「我心想，你們哪裏知道我的想法！」

二、求學清華

1946年，西南聯合大學回遷，在北平臨時大學修畢政治學二年級的張遵修轉入復員北平的清華大學，成為法學院政治學系三年級的一名插班生。清華政治學系是清華最早設立的學系之一：1925年，外交部批准試行《清華學校大學部暫行章程》，將清華學校改組為留美預備部、大學部、研究院三部分；1926年，清華學校評議會議決，大學部設立17個

日本教官是一名厭戰青年，每日讀書而無作為，張先生因此未受懲罰、逃過一劫。參見劉佳良，〈難忘的學者——訪1943屆校友張遵修〉，收於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學編，《博雅·風華：北京第一六六中學校友回憶錄》冊1（北京，北京聯合，2014），頁107-108。

3 張遵修所指應為孫中山「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眾人之事」一言。參見孫中山，《三民主義》（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頁265。

學系，其中包括政治學系；1928年，《國立清華大學條例》通過，清華學校正式改制為清華大學。⁴根據1929年頒布的《大學組織法》規定，「大學分文、理、法、教育、農、工、商、醫各學院」，因此清華大學於1929年成立法學院，將政治學系與同時設立的經濟學系劃歸其下；法律學系則因學校財政緊張及其時校長羅家倫（1897-1969）的教育理念等原因暫緩設立。⁵

根據規定，北平臨時大學期末考試及格的學生，即可選擇轉入北大、清華、南開之一。張先生就讀於臨時大學時，曾與好友張德生、王宏鈞、李詠成立學習小組，⁶在學術上、思想上互幫互助，分校時上述三人均選擇了清華，張先生於是跟隨三位好友進入清華學習。彼時的張先生尚不知情，其實三位好友均為中共地下黨員，整齊劃一的選擇背後可能隱含著組織上更為深遠的考量；在如此機緣之下，張先生正式開始了她為時兩年的清華生活。

對於大學時期的自己，張遵修笑稱「就是個書呆子」。據張先生回憶，當時清華的學生大致分為兩類，其中一類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如組織或參與游行、在農村開展文化普及運動等等，將大量精力投入社會工作之中；另一類則如她與丈夫趙明傑一般專心學術，「就是看我的書」。雖然側重不同，但在清華大學嚴格的管理體系之下，兩類學生都在學業上有

4 齊家瑩編撰，《清華大學人文學科年譜》（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頁11、32、70。

5 陳新宇，〈事不過三——清華法律學系的三次籌建始末〉，《清華法學》15：2（北京，2021），頁191-194。

6 張德生（1925-2023），後改名于堅。祖籍浙江紹興，生於遼寧省瀋陽市，1946年入學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次年肄業赴解放區，入學華北聯合大學並留校讀研究生；1948年，調任北平軍管會聯絡員，參加接管北平文博圖單位，後任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館處秘書、副處長，1984年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至1988年離休。王宏鈞（1926-），安徽涇縣人，清華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畢業，曾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黨委書記、副館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終身研究館員。李詠（1923-），河北南皮人，1946年入學清華大學政治學系，1948年8月作為進步學生被捕，1949年1月被釋放，後工作於輕工業部。見〈于堅〉（「故宮博物院」https://www.dpm.org.cn/expert_detail/102098/1.html，讀取2023.6.28）；潘守永、覃琛、王思怡，〈博物館理念的經驗與實證——王宏鈞訪談錄〉，《博物院》2021：6（北京），頁5-6；李詠口述，〈一個進步學生的回憶〉，收於謝喆平訪問整理，《浮雲遠志：口述老清華的政法學人》（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245-247。

優秀的表現：清華的入學標準相當嚴格，有不少北平臨時大學的同學被淘汰而未能入學；即使入學，若所選修課程中有三門未能通過，也將失去下一學期的註冊資格，張先生的同屆學生中便有兩位未能修畢。張先生回憶起與她室友相熟的一位經濟系的女同學，由於外文閱讀有障礙，每晚圖書館閉館後、女生宿舍靜齋熄燈前，曾帶著外文書目來向她請教，由她講解、女同學作中文筆記；然而這種藉助外力的學習方式不堪長久，第二學期女同學便不再出現了。高標準、嚴要求，對學術的嚴格把關，這既是張遵修對於清華的深刻印象，亦是她從清華獲得、受益終身的精神財富。所謂「清華精神」，對於百餘年間曾工作或就讀於清華的師生而言，可謂「橫看成嶺側成峰」。梁啟超（1873-1929）於1914年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勉勵後學，⁷為清華師生自發沿用而固定成為校訓；陳寅恪（1890-1969）為王國維（1877-1927）碑銘所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⁸，漸成清華學風所繫；錢偉長（1913-2010）以為「清華精神」是「獨立的、批評的」，似受陳寅恪影響頗深；朱自清（1898-1848）將「清華精神」總結為「實幹」二字；⁹何炳棣（1917-2012）則認為數學家林家翹（1916-2013）「不作第二等題目」一言最能代表「清華精神」。¹⁰不同時期的清華人，對於「清華精神」會作出不同的解讀。對於張遵修而言，她所擇取的「清華精神」的剪影，是嚴格、準確、求真求實的治學風格，這也成為她走出校門、投入工作後的自我要求。

良師、益友、萬卷書，「書呆子」張遵修沉浸於清華創造的學海之中，不知疲倦地汲取知識。張先生就讀期間，法學院下設政治學系、經濟學系、法律學系三系。1946年，清華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短暫復建，又於1949年重新取消；法學院的學制鼓勵學生跨系選修課程，開拓學術視野。張先生回憶，「經濟學」是法學院全體學生的必修課，因此她作為政

7 梁啟超，〈梁任公先生演說辭〉，《清華周刊》20（北京，1914），版1。

8 陳寅恪，〈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1929），收於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收錄於《陳寅恪文集》之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頁218。

9 錢、朱二人觀點，見朱自清，〈我所見的清華精神〉，《清華周刊》復刊10（北京，1947），頁132-133。

10 林家翹，應用數學家，193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據何炳棣回憶，林家翹原話為：「要緊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萬不要作第二等的題目。」見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104。

治學系學生，也選修了該課程，授課教師是陳岱孫（1900-1997）。陳先生授課無需講義，自由揮灑，所講授的「Marginal Utility」（邊際效用）與「Demand and Supply」（供需關係）等內容至今令張先生印象深刻。陳先生授課引人入勝，到一段落時，便回身在黑板上寫下三、五英文書目並其中的頁碼，這便是下一堂課的閱讀材料，若不提前閱讀，聽課只會如墮霧中；書名寫罷，下課鈴聲正好響起。

另一門令張遵修印象深刻的課程則是楊榮春（1911-？）教授的「比較政府」。¹¹楊先生的課程不設期末考試，而是要求選課學生提交文章。張遵修完成了她在清華學習期間最為得意之作「For the People or By the People」（為民或民治）。¹²張先生認為，實現真正的民主應當通過「民治」，僅宣稱「為民」是不足夠的。可惜文章在數十年輾轉中佚散，如今已不可見。楊榮春對這篇文章大加讚歎，稱「如果在劍橋也是好樣的」。「比較政府」的課程助教是方從西南聯大政治學系畢業的杜汝楫，他將楊先生的評價轉達給了自己的好友、其時為清華政治學系四年級學生的趙明傑。這篇文章成為張遵修與趙明傑結緣的起點，趙先生尋來文章閱讀，由文而識人，心生欽佩愛慕之情，二人逐漸靠近，最終結為此後數十年風雨同舟的伉儷。當談起這段軼事，張先生面上竟有細微的羞赧，道：「那是私事了。」

儘管張先生所得意的課程論文遺憾未能留存，但幸運的是，她與趙先生及一批老清華法學院學生的畢業論文，仍然完好地存檔於清華大學圖書館。趙先生的畢業論文是與同學張自謀合作翻譯拉斯基（Harold

11 楊榮春，黑龍江人，清華大學學士，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益世報》編譯，天主教文化促進會秘書。曾任清華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清華被正式接管後，或因政治因素被辭退。潘光旦（1899-1967）在1949年8月29日的日記中，談及雷海宗（1902-1962）被免歷史系主任職務一事，稱：「較劉毓棠（1914-2005）、楊榮春二君事，此為明朗通達矣。」後入職輔仁大學，任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教研指導組教師。見陳新宇，〈近代清華法政教育研究（1937-1952）〉，《清華法律評論》2015：1（北京），頁57；潘乃慕、潘乃和編，《潘光旦文集》卷1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292；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編，《北京輔仁大學校史（一九二五—一九五二）》（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頁782。

12 中文譯名引自張遵修口述，〈我讀清華政治系〉，收於謝喆平訪問整理，《浮雲遠志：口述老清華的政法學人》（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240。

Joseph Laski, 1893-1950) 的《美國總統制度》(The American Presidency, 1940) 一書(見圖 1)。1929 年教育部頒布的《大學規程》第 18 條：「畢業論文，得以譯書代之。」政治學系 1947 屆畢業生中有 14 人採取了這一形式，¹³也可謂是這一屆的一個特別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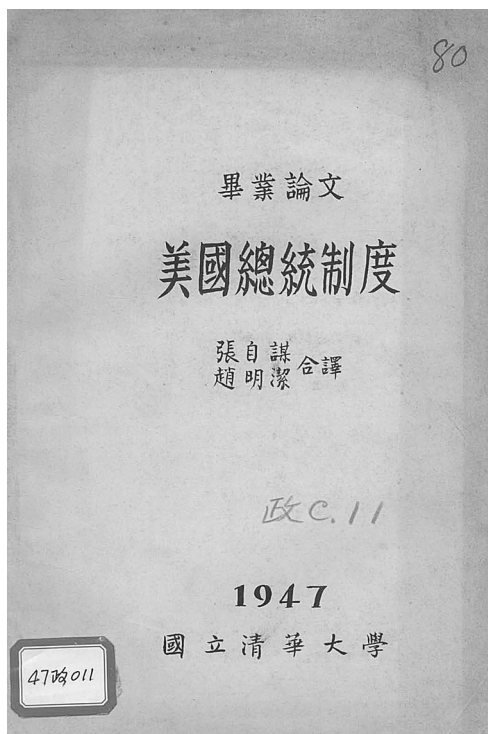


圖 1 趙明傑與張自謀合作撰寫畢業論文《美國總統制度》封面

張先生的畢業論文題目則是〈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美國國會的立法程序)(見圖 2)，指導教師是 Matthew Y. C. Yang (楊榮春)，論文以英文寫就，這在清華圖書館現存的畢業論文中也是相當少見的，在目前有線索可見的 106 篇老清華政治學系畢業

13 參見〈清華大學圖書館藏老清華法學院學生畢業論文目錄〉，收於陳新宇，《水木法意：制度·人物·文化》(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頁 249-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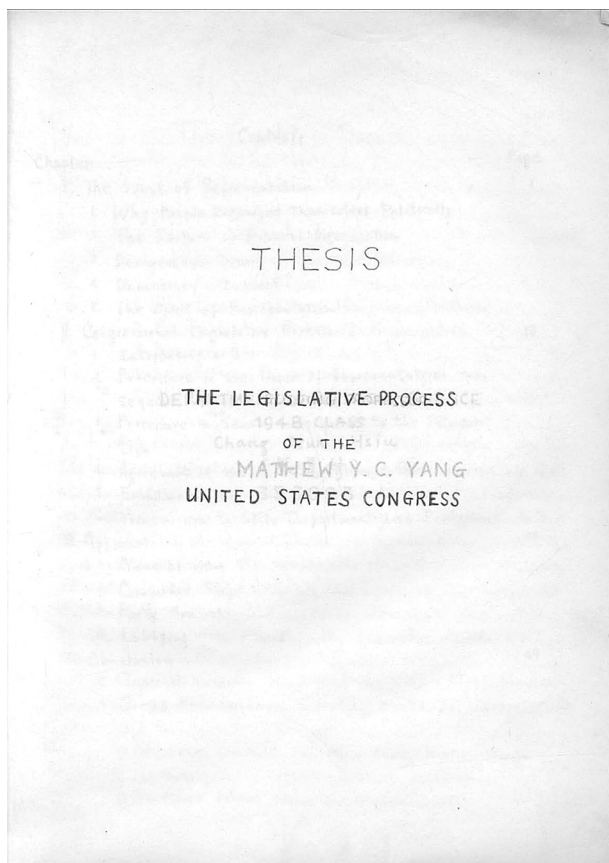


圖 2 張遵修畢業論文〈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封面

論文中，¹⁴本科畢業論文僅有 4 篇採用英文寫作。對此，張先生謙虛表示，由於參考文獻均為英文，直接以英文撰寫反而更為方便，中文撰寫會面臨翻譯準確性的問題。然而，若真如張先生所言的這般輕易，從 1931 至 1948 年現存畢業生論文來看，又豈會只有寥寥數人為之？張先生在北平大學先修外文系的決定，在此時顯現出超前的明智，可謂厚積薄發。

14 包括本科畢業論文 101 篇、碩士畢業論文 5 篇；其中清華圖書館館藏 102 篇，包括本科畢業論文 101 篇，碩士畢業論文 1 篇。參見〈清華大學圖書館藏老清華法學院學生畢業論文目錄〉。

論文〈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第一章「The Spirit of Representation」自代表制的精神起筆，介紹政治化組織的意義及早期政治實踐的失敗經驗，從中發展出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兩條路徑，及後者所產生的代議制；第二章「Congressional Legislative Process」逐級介紹美國國會的結構及立法程序；第三章「Appraisal」從一般觀點、委員會階段、黨派控制及游說活動四個角度，對美國國會的立法程序進行評析；第四章「Conclusion」則從合憲性審查及社會改革兩方面作結，並敏銳地指明在美國立法程序的上述視野中，游說活動對社會改革的重要性居首，真正蘊含了代議制的精神。若結合上世紀 60 年代美國發生的各類社會運動及其引發的立法、司法等領域的改革視之，這篇論文頗具前瞻性。全文共計 129 個腳註，目錄完整、架構清晰，在學術規範上足可稱道，已經依稀可見 30 年後《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責任編輯的影子（見圖 3）；在內容上，論文反映了張先生扎實的政法專業基礎與透澈的專業思維，雖然她攻讀的方向是政治學，但政治學與法學在專業知識上的緊密聯繫，在其畢業論文中得以充分地展現。這也成為張先生在改革開放後能夠勝任《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編輯工作的鋪墊。

張遵修回憶，她在讀時，清華的畢業流程相當簡明，並無答辯等流程；¹⁵其時清華設有布告欄，平時考試成績皆在此發布，授課教師會張貼一張字條，左列寫明學號（不寫真實姓名，是為學生保密），右列寫明成績，畢業論文亦同理處置。張先生笑稱，她得知自己論文通過，便離校參加工作，甚至未及領取畢業證書與畢業照。一方面，張先生超乎常人的豁達程度令人啼笑皆非；另一方面，這又反映出以張先生為代表的一代學人不以虛名為務、重視知識遠勝於學歷的樸素治學精神，而這在今天已幾難得見。

在清華的求學歷程雖然短暫，卻為張遵修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或許最初「學政治以救國」的遠大志向，只是一種「年輕時幼稚的愛國衝

15 根據 1929 年教育部頒布的《大學規程》第 19 條：「畢業論文或譯書認為有疑問時，得舉行口試。畢業論文或譯書成績，須與畢業試驗成績及各學期成績合併核計，作為畢業成績。」該「口試」或與今日之答辯類似；換言之，若無疑問，則無須舉行該程序。

Chapter	Contents	Page
I.	The Spirit of Representation	1
	1. Why People Organized Themselves Politically	
	2.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3. Democracy - Direct	
	4. Democracy - Indirect	
	5. The Spirit of Representation	
II.	Congressional Legislative Process	13
	1. Introducing a Bill	
	2. Procedure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ubsequent to the Introduction	
	3. Procedure in the Senate subsequent to the Introduction	
	4. Agreement of the Two Congressional Branches	
	5. Enrollment and the President's Approval	
	6. Transmission to State Department and Publication	
III.	Appraisal	26
	1. General view	
	2. Committee Stage	
	3. Party Control	
	4. Lobbying	
IV.	Conclusion	49
	1. Judicial Review	
	2. Social Reformation	

圖 3 張遵修畢業論文〈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目錄頁

動」；¹⁶但清華所培養的嚴格、嚴謹、務求盡善的治學風格，一直伴隨著張遵修的每一段工作經歷。1949年，張先生加入丈夫趙明傑所在的天津《大公報》，¹⁷她談及自己在工作中的嚴謹求實，如對包含數十人的綜合報導逐一電核實，猶有自豪之情。張先生所繼承的準確、嚴格、求真求實的「清華精神」，在她投身於《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的編輯工作後，更是展現得淋漓盡致。

16 語出張遵修口述，〈我讀清華政治系〉，頁241。

17 據張遵修回憶，趙明傑於1947年進入《大公報》工作，《大公報》於抗戰勝利後恢復天津館，前往清華物色人才時，學校推薦了趙明傑。

三、編書百科

從 1949 至 1978 年，將近 30 年仿佛彈指一揮間。張遵修入職《大公報》，又跟隨新館由天津遷至北京；丈夫趙明傑的姓名從當初論文封面上的「趙明潔」變更為「趙明傑」；¹⁸又過十餘年，是歷時漫長的政治風波與餘震。另一端，舊日學府清華一度因院系調整而轉變為工業性大學，失去了張先生以為珍貴的綜合性。¹⁹人事皆非，幸而在 1978 年，無意繼續從事新聞工作的張遵修等到了她施展才能的機會，這一年，張先生已 54 歲。

1978 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正式成立，由姜椿芳（1912-1987）牽頭，預備開展《中國大百科全書》系列的編纂工作。²⁰姜先生前半生即致力於教育事業，曾創辦華東人民革命大學附設上海俄文學校，後工作於中共中央編譯局；1975 年出獄後，他有感於國民亟需啟蒙，決心編

-
- 18 據張遵修回憶，趙明傑的原名「趙明潔」是家人依序齒所起，趙先生出生前曾有數位兄姊夭折，家人遵從中國「名字弱些易活」的傳統，為他起名「明潔」，但因「明潔」二字較為女生氣，在生活中經常造成不便，竟至於與張先生訂婚時，同學登報祝賀，須特地注明「祝賀趙明潔同學、張遵修小姐訂婚」以區分新人，因此趙先生在工作期間更名為「趙明傑」。
- 19 1946 至 1949 年間，清華法律學系曾短暫復建。1949 年 6 月 27 日，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作出〈關於南開、北大、清華、北洋、師大等校院系調整的決定〉，取消清華法律學系，學生可轉入該校各系或北大法律系或政法學院。此後清華法學院下仍設政治學系、經濟學系、社會學系。1952 年，〈教育部關於全國高等學校 1952 年的調整設置方案〉出臺，清華被定位為多科性高等工業學校，政治學系併入新設的北京政法學院，經濟學系理論部分併入北京大學，經濟學系財經部分併入新設的中央財經大學，社會系取消。見〈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關於南開、北大、清華、北洋、師大等校院系調整的決定〉，收於中央檔案館編，《共和國雛形——華北人民政府》（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頁 420-421；〈教育部關於全國高等學校 1952 年的調整設置方案〉，收於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 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頁 150-151；陳新宇，〈事不過三〉，頁 197-201。院系調整時，張遵修已於《大公報》工作，未有親身感受，但在訪談中，張遵修表達了「大學應當具有綜合性，學術研究不應當孤立地進行」的觀點。
- 20 姜椿芳（1912-1987），馬克思主義翻譯家、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華東人民革命大學附設上海俄文學校（上海外國語大學前身）首任校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總編輯等職。參見姜椿芳，《姜椿芳文集》卷 10（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出版說明頁 1。

纂出能夠代表國家水平的百科全書。1978年1月，姜先生撰寫了〈關於編輯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建議〉一文，向中宣部及國家出版局提交，同時在社會科學院最新出版的《情況和建議》第2期刊出。²¹〈建議〉一文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關注與討論，當年黨中央、國務院即先後批准了國家出版局、中央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聯署的〈關於編輯《中國大百科全書》的請示報告〉與〈補充報告〉，²²並成立以胡喬木（1912-1992）主任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與具體負責編輯出版工作的出版社及上海分社。²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最初創立時，缺乏人手、經費及正式的辦公場所，姜椿芳借用版本圖書館的倉庫作為臨時辦公室、借用出版局的收發室作為聯絡點，又向出版局借用40元作為臨時花銷之用，這便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雛形；1979年，在黨中央及國務院支持之下，出版社先後遷入北京史家胡同17號及北京安定門外館東街甲1號辦公，同時海峰印刷廠劃歸出版社領導，並從安徽績溪遷往上海，由此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擁有了獨立的辦公地點與專用的印刷機構。²⁴《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纂工作由此步入正軌。

張遵修意識到，這是一項意在為國人啟蒙的艱巨工程，因此在創社之初便加入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79年3月，社內負責領導社會科學方面工作、後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會副主任及法學編委會主任的張友漁（1899-1992），²⁵告知張遵修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規

-
- 21 參姜椿芳，〈關於編輯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建議〉、〈《中國大百科全書》及其出版社在草創階段的一些情況〉，收於氏著，《姜椿芳文集》卷10，頁7-14、20-23。
 - 22 據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責任編輯金常政回憶，姜椿芳曾對其談過《中國大百科全書》及出版社草創時期的經過，〈建議〉一文刊登後，得到了不少老同志的支持，於是姜先生於1978年4月下旬將其改寫成向黨中央的正式建議，由國家出版局、中央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名上報。參見金常政，〈回憶姜椿芳同志百科創業十年〉，收於王式斌等，《文化靈苗播種人——姜椿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頁120。
 - 23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中國大百科全書紀念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頁14。
 - 24 參見姜椿芳，〈《中國大百科全書》及其出版社在草創階段的一些情況〉，頁20-23。
 - 25 張友漁，法學家、新聞學家，歷任《世界日報》總主筆，燕京大學、中國大學教授，新華日報社社長，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等職。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中國大百科全書紀念冊》，

劃會議。張遵修明白，這是《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籌備上馬的前奏。此時的張遵修內心是有疑慮的，自己雖是法學院畢業，但終歸不是法律學系出身，修讀過的部門法課程恐怕不足以負擔《法學》卷的編輯工作。但張友漁鼓勵她：「你先聯繫著，等將來進了法律系的人，你再交給他。」²⁶一方面，經歷了十年動蕩的嚴重破壞，中國的法學研究百廢待興，法學人才十分稀缺，原有的四所政法學院（北京政法學院、華東政法學院、中南政法學院、西南政法學院）均被撤銷，其他大學所設法律系也均處於被合併或停止招生的狀態；1978至1979年，西南、北京、華東、西北四所政法學院及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才陸續復建並恢復招生，²⁷《法學》卷的編纂工作仍須依靠老一輩的法學學者來承擔。然而據國家教育委員會統計，1980年，全國法學教學人員僅802人，其中法學教授15人、副教授46人，²⁸相較於亟需迅速恢復的法學研究與法學教育事業都十分單薄。另一方面，張先生在清華政治學系就讀期間，對法學確然建立了一定的專業知識基礎與整體性的把握，在《大公報》的工作經歷又鍛煉了她出色的編輯能力，而今正是國家的啟蒙事業需要她貢獻力量之時；《法學》卷屬於《中國大百科全書》各卷中較早成立編委會、開始編纂工作的一批，《政治學》卷編委會的成立則尚未提上日程，²⁹若是固守原本的專業，無異於守株待兔。在外是缺乏人手的客觀形勢，在內則是勇於擔當、敢於作為的心志，雙重因素作用下，張遵修迎難而上，接過了《法學》卷編輯工作的重擔。

張遵修笑稱，參與百科全書的編寫，相當於上了一個法學的速成班。《法學》卷的編寫團隊，匯集了當時最為頂尖的一批法學大師，提供了極為難得的學習、交流的機會，張先生在當初清華法學院習得的知識基礎之上，更進一步拓寬了眼界。然而編輯的工作遠不止接收知識，讀稿

頁 29。

26 張遵修，〈抄書不如編書〉，《群言》1992：6（北京），頁 26。

27 參霍憲丹，《中國法學教育的發展與轉型（1978-1998）》（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我國高等法學教育的發展概況〉，頁 286-287。

28 張友漁主編，王叔文副主編，《中國法學四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 13。

29 《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最終於 1987 年 6 月成立編委會，此時《法學》卷已出版近三年。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中國大百科全書紀念冊》，頁 145。

之餘更須改稿。雖則一眾學者水平高超、書稿也無愧於國家水平，但若僅將其合併，一方面稿長大為超標，《法學》卷規定不超過九百餘頁，若按原稿直出，頁數恐不止兩千；另一方面體例未能統一，直接出版將是一部文集而非工具書。³⁰法學編委會主任的張友漁即指出：「我們要編的書不是編論文集，讀者要從中找到他需要的知識。」³¹由於書稿的作者們大多任教於高校，稿件形式也多類似講義，先提出問題，逐步論證，最後得出結論。百科全書則不同，正如報紙刊文須有導語，忙碌的讀者只需閱讀導語便可知曉大概，是否閱讀其餘內容則聽憑讀者安排，張先生認為，百科全書亦是同理，首段須先定性，使得對此缺乏基礎知識的讀者一目瞭然，而後再展開詳述，絕不能如講義一般將最重要的結論置於文末。張先生的相當一部分改稿工作，即是將內容的結構順序加以調整，使之符合百科全書的體例。原稿自有其圓融的邏輯關係，若要改出同樣通順的稿件，必須深入理解稿件中的知識理論，若理解不佳，編輯效果可想而知。這種壓力敦促著張遵修不斷學習，《法學》卷猶如她第二次入學法學院的同窗一般。

當張遵修投入《法學》卷的編寫工作，她自然地調動了讀書時熏染的嚴格要求、務求準確的「清華精神」。張先生對姜椿芳直言，文字編輯工作她可以負責，但核對資料的準確性，她需要足夠的人力。姜先生撥了八人協助張先生的編輯工作，張先生又從社外聘請了兩位，分別是王鐵崖（1913-2003）介紹的北京大學國際法研究所研究員田如萱，負責協助國際法分支工作，及潘念之（1902-1988）的得力助手程輯庸，負責協助憲法、行政法分支工作。田如萱諳熟所需核實的資料所在的書目及書目所在的藏館，當時並未有一個單位的藏書足以核實國際法分支所有條目釋文中的資料，田如萱在北京大學、外交學院、北京圖書館等地來回奔走查閱，完成了國際法分支資料核實卡片的制作工作；程輯庸的功績則體現於《法學》卷第一版憲法、行政法分支條目完全不存在資料性錯誤上。此外，國際經濟法分支的主編姚梅鎮（1915-1993）也安排了所指

30 張遵修，〈抄書不如編書〉，頁 26。

31 張友漁，〈1982 年 7 月 3 日在《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編輯委員會上的講話〉，收於馬良春、劉福春編，《張友漁詩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頁 316。

導的博士生協助核對。³²通過一系列努力，《法學》卷即使未能做到完全正確，也已盡可能地減少了錯漏。張先生說，她是將高標準、嚴要求的「清華精神」帶入了百科全書的編輯工作中。

除去認真、細緻的核對工作，張遵修身上的「清華精神」還體現在實事求是、不因外部力量而轉移的堅持。在中國法制史分支的編寫過程中，張先生與法學編委兼原中國法制史主編陳盛清（1910-2009）之間發生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起因是編輯部第一次參加的編寫組會議上，張晉藩對「中華法系」條目提出意見，認為其中「中國古代法律以刑法為中心」的措辭存在問題，中國法制史不止於刑法史，例如行政法體系完整、《秦律》中包含經濟法元素等。最初，張遵修及編輯部的唐霄飛、邱國棟等同事認為，這一意見僅針對「中華法系」這一單獨條目；然而在全面閱讀分支稿件之後，張先生意識到，陳先生「中國法制史即是中國刑法史」的觀點影響了他的選條，條目主要圍繞刑法。張遵修認為，中國法制史不是單純的刑法史，而是「諸法合體，刑民不分」。這一說法由來已久，1907年清政府民政部奏文：「中國律例，民刑不分……歷代律文，戶婚諸條，實近民法」³³，20世紀30年代法制史學者的著述中，也多有對此觀點的沿襲發展。張遵修與陳盛清多次往返信件商討，希望對方擴大選條範圍，始終未能達成共識。於是問題只得在1982年的編委會上提出解決。張先生誠懇檢討，由於「學術上的無知」，³⁴本應在編寫組審稿會議上提出的意見延遲至今，但中國的百科全書必須將中國古代法律收全。而陳盛清則堅持，無論案件類型，中國古代均以審判刑事案件的程序、方式審理，均以刑罰判決，因此中國法制史即等於中國刑法史。雙方展開激烈爭辯，編委中王珉燦（1918-1995）、曾昭瓊（1912-2001）二位支持陳盛清的意見，餘者同意編輯部的意見。這次爭辯最終由法學編委會副主任潘念之決定，依編輯部意見擴大範疇、增加選條而告終，陳盛清表示擴大選條他無能為力，潘念之轉而委託編委吳建璠（1926-2004）

32 張遵修，《法學家編《法學》卷：1979-1984》（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1），頁110-111。

33 清·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58），光緒三十三年五月辛丑，頁56（總頁5682）。

34 參見張遵修，《法學家編《法學》卷》，頁87。

擔此重任。張先生面對如陳先生的法學大家，為維護《法學》卷內容的完整性依然據理力爭，在編委會上勇於承認失誤，其獨立的編輯思想與實事求是的精神，正是一名出色編輯的應有風範。這場激辯亦未能影響張先生與陳先生共同奮鬥編書的友誼，陳先生每次來京探親，都約張先生在他兒子家中小聚，直至他逝世，足見老一代學者公私分明的作風與寬廣的心胸。

時至今日，張遵修念及姜椿芳為首的一眾學者為編寫百科全書不怕辛苦、不計名利的情景，仍覺十分動容。《法學》卷工作伊始，在學者們的聚會上，姜先生講述了「文革」期間聖馬力諾贈與中國一套百科全書，而中國未曾編纂自己的百科全書、只得以《新華字典》回贈的舊事，在座學者無不觸動，同時燃起愛國之情與文化事業的創業熱情。在《法學》卷編纂期間，張先生與一眾法學學者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據張先生回憶，在工作之初，自己仍存有「將法學家看成是作者一方，我們是編輯一方」的想法，然而在潘念之的組織之下，作者與編輯迅速成為「一家人」，在《法學》卷選條與初稿的來回修改磋商中實現了精誠的合作。³⁵《法學》卷編纂之時，編委會的法學學者們多已年邁，張先生較諸位學者年輕，但編委會的學者們待她十分尊重親厚，在繁密的通信中以「遵修同志」或「遵修同學」稱呼她；³⁶張先生赴上海參加國際經濟法學術討論會時，潘念之甚至請她住到自己家中，騰出幼子的房間借她暫住。³⁷《法學》卷的編纂過程中，編委會的法學學者大多於各地高校承擔教職或研究工

35 參見張遵修，《法學家編《法學》卷》，頁 15-16。

36 據張遵修所保留的信件，錢端升（1900-1990）常以「遵修同學」稱呼，其他人則多稱她為「遵修同志」。錢端升來信見張遵修，《法學家編《法學》卷》，頁 31、34。其他學者如蔡樞衡（1904-1983）、陳體強、張友漁、潘念之等，來信均稱「遵修同志」。以上來信見《法學家編《法學》卷》，頁 27、54-56、64、141-146。此外尚有杜汝輯、盧峻、周枏、朱荔蓀、李浩培、陳守一（1906-1995）、程筱鶴、韓德培、姚梅鎮、江平（1930-2023）、謝懷栻（1919-2003）等學者寫予張遵修的信件，均稱「遵修同志」，均錄於《法學家編《法學》卷》，不再逐一列舉。

37 1982 年，《法學》卷編委決定增收國際經濟法分支學科，當年 12 月，潘念之在上海主持召開國際經濟法學術討論會，在會上同時商討《法學》卷對這一分支的選條、組稿問題，並邀請到會的部分學者參與《法學》卷撰寫。張遵修作為《法學》卷責任編輯與會。據張先生回憶，為節約經費，潘先生請張先生住到自己家中，安排小兒子住在他與妻子的房間，將小兒子的房間讓與張先生。張先生約借住了三、四天。見張遵修，《法學家編《法學》卷》，頁 17。

作，如編委會副主任潘念之時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所長、國際私法副主編盧峻（1909-2000）時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編委韓德培（1911-2009）時任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等，最為忙碌的當屬民法分支的副主編周枏（1908-2004），執教於安徽大學的同時，又接受了西南政法學院的約請前往授課，同時組織《法學》卷民法編寫組審稿會等編纂工作，頻繁往返於合肥、重慶、北京三地。³⁸除審稿會議之外，一眾編委會學者與編輯鮮少齊聚北京，通信、電報等成為重要的溝通方式。若非《法學》卷的編纂，分散各地的一眾學者亦未必得以集中智慧、共襄盛舉。因此，《法學》卷可謂凝聚當時最傑出的法學學者的重要樞紐。

張遵修既是百科事業的參與者，也是其見證者。張先生回憶，百科全書的出版須先後歷經外審與內一、二、三審，內審分別由學科卷責任編輯、社科部主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或副總編負責；已通過二審的稿件中，涉及疑難問題、重點問題、學科間交叉的問題，均須交由總編或副總編三審，可謂慎之又慎。潘念之在此基礎上提出更高要求：存在上述問題的文章，應由全體編委集體三審。三審原計劃用時三個月，但由於編委多於高校工作，只得兩個月暑假的空閒，最終定於1982年暑假，全體編委開會審稿。張友漁在編委會上笑稱：「現在正是暑假，在學校工作的同志可以沒有教學工作干擾；其他同志如果有困難，需要我出頭的，我還可以為《法學》卷跑腿說話，跟你們的單位領導上打招呼，讓你們擺脫其他事物，把書編好。」³⁹正值酷暑，當時的工作環境較為簡陋，沒有空調，在場學者揮汗如雨。審稿會議不付報酬，一周工作六日，從周一上午到場至周六下午離場，每日從清晨到深夜，一眾學者專注於看稿、研究、討論、修改，如是堅持了兩個月。⁴⁰通過審稿會議，《法學》卷不但在書稿質量在原有基礎上有所提高，且使全卷付排有了可能。⁴¹張先生至今回想起共事的學者們不慕名利、只求推動法治啟蒙事業的無私奉獻精神，仍然深感震動。

38 張遵修，《法學家編《法學》卷》，頁48。

39 張友漁，〈1982年7月3日在《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編輯委員會上的講話〉，頁316-317。

40 張遵修，《法學家編《法學》卷》，頁79-80。

41 張遵修，《法學家編《法學》卷》，頁80。

在法學編委會的共同努力之下，1984年9月，《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出版，成書收羅宏廣、邏輯嚴謹，分為法學理論、法制史、法律思想史、民法、刑法、訴訟法、國際法等21個分支學科，共計1,073個條目，428幅彩色與黑白插圖，236萬字，是中國截至出版時最完全、詳盡的法學著作。⁴²筆路藍縷的百科事業與法治啟蒙事業獲得了階段性的勝利。在《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面世之前，近年間影響較廣的法學辭書是1980年由上海辭書出版社所推出的《法學詞典》。⁴³《法學詞典》是1978年以降中國出版的第一部法學辭書，全書約87萬字，收錄了3,238條詞目，按筆畫編排（書末則附拼音索引），每一詞目言簡意賅，字數常在數百字之間。與之相較，《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的條目既包括單個詞的情形，亦包括詞組的情形，如「法的淵源」詞組下設「成文法」、「不成文法」、「法理」三組，「成文法」下又設「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法規」及「國際條約」等詞目，「不成文法」下同樣設有「習慣法」與「判例」兩個詞目，⁴⁴與《法學詞典》相比實際詞目數量得到了擴充，且在編排上更具系統性。作為百科全書，《法學》卷每一條目的內容也較《法學詞典》的詞目更為充實，且增加了大量配圖，實現了圖文並茂、直觀易懂的編纂目標。《法學》卷條目按拼音編排（書末附筆畫索引、繁簡體字對照表及外文索引，外文索引按條目外文標題的拉丁字母順序及俄文字母順序分別排列），增設條目分類目錄，以便讀者瞭解分支學科的全貌。《中國大百科全書》各卷在分類目錄前均設有一篇該學科的概觀性文章，以作導言之用，《法學卷》所設係由張友漁、潘念之合著的〈法學〉一文，簡要介紹了法學概說、中外法史、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立場方法觀點及其在中國的發展。⁴⁵無論從內容的廣度與深度，或是從編輯技巧的成熟度而言，《中國大百科全

42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中國大百科全書紀念冊》，頁54。

43 《法學詞典》編輯委員會編，《法學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按：《法學詞典》第二版於1984年12月出版，略晚於《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面世。

44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頁86-88。

45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1984），張友漁、潘念之〈法學〉，頁1-14。

書·法學》卷都實現了重大突破。

《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出版後，張友漁親自進行宣傳，撰文〈我國法學家的可喜貢獻——讀《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發表於《人民日報》，向讀者介紹《法學》卷的基調、特色及編纂過程。⁴⁶《法學》卷一經推出，不但受到了非法學知識背景的讀者的歡迎，法律相關的機關單位及院校法律學系的學生也對其表現出迫切需求。當時《法學》卷由上海分社負責排版、印刷、出版，一經運送至北京總社發行部，即為購買一空，以至於《法學》卷的作者們一度手握出版社寄送的優惠券卻買不到書。⁴⁷出版後的十年間，《法學》卷單卷發行量近 60 萬冊，是《中國大百科全書》各卷中發行量最高的一卷。⁴⁸法學編委、國際私法主編李浩培（1906-1997）總結《法學》卷發行量超然的原因，認為首要因素是中央重視法制建設，大專院校法律系漸得添設，各機關單位也重視法律學習。⁴⁹《法學》卷緊密開展編纂工作並最終問世的同一時間，正是中國的法學研究與法學教育蓬勃復興的時期，根據《中國教育年鑒》資料統計，從 1980 至 1984 年，法學大學生（指本科生）招生數從 2,838 人增長至 9,509 人，研究生（包括博士生）招生數從 109 人增長至 3,103 人。⁵⁰高校法學教育重新煥發生機的同時，為適應法律實務的需求，改善十年「文革」影響下政法隊伍文化結構與專業結構不合理、法律人才青黃不接的情況，1980 年起，成人法學教育同樣得以急速發展。1981 年，重建之初的西南、華東及北京政法學院即已舉辦法律函授與夜大學專科教育以及幹部專修科教育；1984 年起，依託中央與各地的廣播電視大學亦開設了法律專業，以期滿足邊遠及不發達地區政法幹部教育的迫切需求。⁵¹與法學教育全方面重回正軌的情形不匹配的是，法學書籍依

46 張友漁，〈我國法學家的可喜貢獻——讀《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人民日報》1984.12.28，版 5。

47 張遵修，《法學家編《法學》卷》，頁 130-131。

48 柳堤，〈鑄造中華文化的豐碑——記《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撰出版〉，收於宋應離、袁喜生、劉小敏編，《中國當代出版史料》（8 卷，鄭州，大象出版社，1999）卷 2，頁 173。

49 張遵修，《法學家編《法學》卷》，頁 156。

50 張友漁主編，王叔文副主編，《中國法學四十年》，頁 16-17。

51 參霍憲丹，《中國法學教育的發展與轉型（1978-1998）》，〈1979~1983 年的法

然處於稀缺狀態，據《全國新書目錄》統計，1984年全年出版的法學著作僅192種，其中教材13種、辭書2種，遠未能滿足法學教育與研究的迅速恢復所需。⁵²《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的出版發行，正可謂解燃眉之急。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第六個五年計劃」，當中提出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重點包括「政治學和法學的研究」、「哲學社會科學教科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社會科學各卷和各種辭書、工具書的編纂」，⁵³極大鼓舞了法學研究的復興。《法學》卷的出版是「六五」計劃的重要成果，在其之後，更有源源不斷的法學書籍得以出版，1985至1988年間，各年所出版的法學書籍數目分別為192、617、491、122種，其中包括法學教材共238種、法學辭書共16種，整體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態勢。⁵⁴《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先聲奪人，在法學教材與辭書均屬欠缺的時間節點滿足了法學研究與法學教育的渴切需求，同時亦是改革開放後法學書籍出版大潮中的一抹重要和弦。

除了對法學研究與法學教育提供的支撐，《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同時具有重大的搶救性意義。張遵修回憶，《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姜椿芳曾強調，編百科全書要搶救老一代學者的胸中財富，「現在編纂的第一版百科全書，具有搶救的性質」。⁵⁵由於法治的斷層與法學研究的停滯，《法學》卷出版時甚至被戲稱為「出土文物」，當中凝聚了經歷風雨的老一輩學者的大量學術思想與研究成果。《法學》卷編委大多年歲頗長，甚至不乏抱病工作的情形，然而身體狀況卻未能阻攔學者們對於《法學》卷編纂的熱忱。如時任最高人民法院民庭庭長的徐平，因積極來信為編纂工作提供意見，受邀加入編委、擔任訴訟法主編。⁵⁶徐平一直為《法學》卷的編寫抱病工作，不幸於1982年12月20日逝世，未能親見《法學》卷出版。國際法副主編陳體強（1917-1983）同樣抱病為《法學》

學教育工作》，頁298-299。

52 張友漁主編，王叔文副主編，《中國法學四十年》，頁31。

5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1985）（摘要）〉，《人民日報》，1982.12.13，版4。

54 張友漁主編，王叔文副主編，《中國法學四十年》，頁31。

55 姚以恩、姜妮娜、姜抗生編，《姜椿芳紀念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常萍、翟富中〈給張安英的信〉，頁228。

56 張遵修，《法學家編《法學》卷》，頁38。

卷審定書稿，共審修國際法分支近 100 個條目、交出定稿 18 萬字。⁵⁷1983 年 10 月 13 日，《法學》卷付排前夕，陳體強病逝，病逝前三日（10 月 10 日），陳先生尚就在編輯部關於海洋法條目的提問，向張遵修親筆回信作答。⁵⁸又如領導《法學》卷編纂工作的潘念之，於《法學》卷出版後的第四年、1988 年 3 月 10 日辭世，潘先生病危時，張遵修前往探望，潘先生說：「我不怕死，只是還有一些事情沒有做。」⁵⁹張先生回憶時認為，潘先生所指應是有利於民族國家、有關於民主法治的事。《法學》卷的編纂，最大程度地搶救了一批傑出學者的知識與思想財富，他們對於中國法治的貢獻與關懷，通過《法學》卷得以存留與流傳。

張遵修在《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的崗位上堅守至 80 歲，繼承了《中國大百科全書》編寫、編輯團隊「不服老」的優秀傳統，與清華「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的號召相比竟有過之。⁶⁰退休後的張先生依然關心《法學》卷修訂版的工作，積極撰文回應讀者來信的批評意見。⁶¹年近百歲的張先生筆耕不輟，撰寫了回憶《法學》卷編纂工作的《法學家編《法學》卷：1979-1984》一書。張先生真正做到了「為百科事業終身奮鬥」。

對於百科事業，張遵修內心有自己的標準與野望，她概括為「傳之後世，流於全球」。什麼是「百科精神」？在張先生看來，「百科精神」是通過百科全書全力展現國家現階段最高的學術水平。好的百科全書不但造福本國的讀者，同樣有益於外國讀者瞭解這個國家，因此務必精益求精。編撰工作不是一勞永逸，增補與修訂工作在所難免；但一本好的百科全書應力求穩定性，在基礎問題上「立得住」。張先生舉《不列顛百科全書》為例，第九版至今仍具有參考價值，蓋因其考古方面學術性較

57 張遵修，《法學家編《法學》卷》，頁 51。

58 張遵修，《法學家編《法學》卷》，〈陳體強來信之三〉（圖），頁 56。

59 張遵修，《法學家編《法學》卷》，頁 140。

60 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的蔣南翔（1913-1988）於 1957 年全校體育工作幹部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我們每個同學要爭取畢業後工作五十年。」其後又於重要講話中多次重申這一觀點，「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逐漸固定為一句完整的口號，成為清華大學體育精神的象徵。見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編，《蔣南翔文集（下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頁 705-706。

61 張遵修，〈歡迎批評〉，《辭書研究》2005：4（上海），頁 125-127。

強，穩定性也較大。⁶²而對於全球和後世的讀者都「立得住」的百科全書，需要的是一代又一代如張先生這般的學人，前赴後繼地、忘我地投身於百科事業。

四、為人平生

從懷抱「工業救國」的理想轉向「學政治以救國」，從外文系轉向政治系，從新聞工作者轉向百科全書編輯，張遵修一生的立志、求學與擇業都曾經歷轉折，然而她始終不曾改變的，是真誠坦蕩的為人之道與身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擔當。

張遵修對於是非黑白秉持著近乎固執的誠實。談及《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修訂版的編輯工作，張先生直言：「二版的版權頁上寫著『特約編審張遵修』，我根本沒管二版的事，我要登個聲明，人家都不知道怎麼回事，寫就寫吧，反正讀者也不在乎。」⁶³其實張先生始終關心修訂版的編纂工作，但由於未曾負擔相應程度的工作，她便直白地拒絕虛銜，是非分明、不慕名利的品行令人歎服。

在國民的法治觀念亟待啟蒙、法學教育與法學研究亟需發展的關鍵節點，《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的問世，無疑是一劑令人振奮的強心劑、一盞照明路途的智識之燈。張遵修作為《法學》卷的責任編輯，或許不如編委會及各編寫組的一眾學者那般引人注目，然而若無張先生及所有編輯、出版人員的全情投入與無私奉獻，《法學》卷將難以順利出版，遑論以如今富於科學性、整體性、權威性的形象面世。儘管張先生淡然處之，但作為法治啟蒙之燈的燃燈者，她的貢獻不應被遺忘。

62 參張遵修，〈不同種類稿件的編輯工作（五）第五部分：辭書的編輯加工工作〉，《編輯之友》1991：5（太原），頁50。按：《不列顛百科全書》第九版陸續出版於1875至1889年間，參常政，〈《不列顛百科全書》編輯史話（中）〉，《辭書研究》1981：3（上海），頁179-181。

63 「二版」，指修訂版，「修訂版主要編輯、出版人員」頁面有「編委 張遵修」字樣，張先生所述「特約編審」，應為記憶有誤。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修訂本），〈修訂版主要編輯、出版人員〉。

當被問及對於清華法學院的展望與期許，張先生道：「對法學院不敢說，對政治學系，我希望能出真正的政治學學者、真正的政治家，不要出政客。」1947年，張德生、王宏鈞、李詠等好友出於保護地下黨員身分的考量，將張遵修推舉為政治學系學生會主席。當年的畢業生歡送會上，代表在校學生，張先生說的是同樣的話：「希望我們的同學之中，有人能發展成真正的學者、真正的寧肯失敗的政治家，而不要成為政客。」七十餘年過去，張遵修的寄望一如過往。「現代社會實際的政治真不簡單，所以更希望出現真正的政治學者，產生真正的、高深的理論，要想遏制政治上的黑暗和腐敗，不容易。」

當年那個不平而鳴、將書包遠遠擲向院牆一角的高中女生，依然還活在她身上。

徵引文獻

一、文獻史料

清·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5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1985）（摘要）〉，《人民日報》，1982.12.13，版4。

〈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關於南開、北大、清華、北洋、師大等校院系調整的決定〉，收於中央檔案館編，《共和國雛形——華北人民政府》，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頁420-421。

〈教育部關於全國高等學校1952年的調整設置方案〉，收於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頁150-153。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老清華法學院學生畢業論文目錄〉，收於陳新宇，《水木法意：制度·人物·文化》，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頁249-287。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中國大百科全書紀念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北京，

-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
-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 修訂本。
-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編，《蔣南翔文集（下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
- 朱自清，〈我所見的清華精神〉，《清華周刊》復刊 10，北京，1947，頁 132-133。
- 李詠口述，〈一個進步學生的回憶〉，收於謝喆平訪問整理，《浮雲遠志：口述老清華的政法學人》，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 243-248。
-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 柳堤，〈鑄造中華文化的豐碑——記《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撰出版〉，收於宋應離、袁喜生、劉小敏編，《中國當代出版史料》8 卷，鄭州，大象出版社，1999，第 2 卷，頁 167-184。
- 金常政，〈回憶姜椿芳同志百科創業十年〉，收於王式斌等，《文化靈苗播種人——姜椿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頁 118-126。
- 《法學詞典》編輯委員會編，《法學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
- 姜椿芳，《姜椿芳文集》卷 10，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
- 姜椿芳，〈《中國大百科全書》及其出版社在草創階段的一些情況〉，收於氏著，《姜椿芳文集》卷 10，頁 20-23。
- 姜椿芳，〈關於編輯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建議〉，收於氏著，《姜椿芳文集》卷 10，頁 7-14。
- 姚以恩、姜妮娜、姜抗生編，《姜椿芳紀念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
- 陳寅恪，〈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1929），收於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收錄於《陳寅恪文集》之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頁 218。
- 孫中山，《三民主義》，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 常政，〈《不列顛百科全書》編輯史話（中）〉，《辭書研究》1981：3，上海，頁 179-188。
- 梁啟超，〈梁任公先生演說辭〉，《清華週刊》20，北京，1914，版 1。
- 張友漁，〈1982 年 7 月 3 日在《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編輯委員會上的講話〉，收於馬良春、劉福春編，《張友漁詩文集》，北京，北京出版

- 社，1992，頁 315-317。
- 張友漁，〈我國法學家的可喜貢獻——讀《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人民日報》，1984.12.28，版 5。
- 張遵修，〈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清華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 1948 年本科畢業論文，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 張遵修，〈不同種類稿件的編輯工作（五）第五部分：辭書的編輯加工工作〉，《編輯之友》1991：5，太原，頁 48-54。
- 張遵修，〈抄書不如編書〉，《群言》1992：6，北京，頁 26。
- 張遵修，〈歡迎批評〉，《辭書研究》2005：4，上海，頁 125-127。
- 張遵修口述，〈我讀清華政治系〉，收於謝喆平訪問整理，《浮雲遠志：口述老清華的政法學人》，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 237-242。
- 張遵修，《法學家編《法學》卷：1979-1984》，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1。
- 趙明傑、張自謀譯，《美國總統制度》，清華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 1947 年畢業論文，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 齊家瑩編撰，《清華大學人文學科年譜》，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
- 劉佳良，〈難忘的學者——訪 1943 屆校友張遵修〉，收於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學編，《博雅·風華：北京第一六六中學校友回憶錄》冊 1，北京，北京聯合，2014，頁 106-109。
- 潘乃慕、潘乃和編，《潘光旦文集》卷 1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潘守永、覃琛、王思怡，〈博物館理念的經驗與實證——王宏鈞訪談錄〉，《博物院》2021：6，北京，頁 5-12。

二、近人研究

-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編，《北京輔仁大學校史（一九二五——一九五二）》，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
- 張友漁主編，王叔文副主編，《中國法學四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陳新宇，〈近代清華法政教育研究（1937-1952）〉，《清華法律評論》2015：1，北京，頁 33-73。
- 陳新宇，〈事不過三——清華法律學系的三次籌建始末〉，《清華法學》15：

2，北京，2021，頁 190-208。

霍憲丹，《中國法學教育的發展與轉型（1978-1998）》，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三、網路資料

〈于堅〉，「故宮博物院」，https://www.dpm.org.cn/expert_detail/102098/1.html，讀取 2023.6.28。

A Torchbearer of the Rule of Law: Centenarian Chang Tsun-hsiu and Her Life in Law

LU Xiaohang*

Chang Tsun-hsiu 張遵修, who turns one hundred this year,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in 1948. At a young age, she had expected to take an engineering course and thus serve the country. Nevertheless, with the changed political situation, she decided to study political science and save the country through her scholarship. With a dual background in foreign literature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e first worked in journalism. Afterwards, she participated in the editing of the *Encyclopedia of China: Law (Zhongguo dabaikeshu: Faxue 中國大百科全書: 法學)*. As the editor responsible for the volume on law, Chang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its compilation, bearing witness and making a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to the birth of this prominent publication. She i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major promoters of the enlightenment of China with regards to the rule of law.

Keywords: Chang Tsun-hsiu,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Encyclopedia of China: Law (Zhongguo dabaikeshu: Faxue)*, enlightenment of the rule of law

* Doctoral Student, School of Law, Tsinghua University.